

◆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◆史海泛舟

捻字为香

忘了具体年头，只记得午后的风很凉，不时吹动窗纱，一棵很大的桂花树露出茂密的枝叶。几个人端坐闲饮，新嫩的绿茶，芽头在杯中游荡，状若祥云。那天兴致很好，谈诗论文，友人感慨难得东坡诗文俱佳，李白文不如诗，韩愈诗不如文。抑或学问太大，堵塞才思？

欧阳修说诗人少达而多穷，世上那些传下来的诗句，多出于穷人之辞。宁愿不要诗，也不想穷，或许穷怕了，穷日子难过。穷苦出诗人？是不是泄露天机，遭来天谴呢。陆游云：“稚子问翁新悟处，欲言直恐泄天机。”怕泄天机，却泄天机。诗家命运如此，夫复何言。古有手艺人，传男不传女，而诗之道，如帝王术，男女不传。

文章本天成，天成三分吧，地成三分，还有人修来三分，剩下一分靠勤勉。真正天成的是诗，自有一段天机。庄子说，嗜欲深者，其天机浅。欲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今宵酒醒晓风残月的杨柳岸，或许可得三五句诗。平生所憾无诗才，倘或得诗三五首，穷也穷得风雅。穷虽穷，家中还有三担铜。

第一担铜：铜龙看却送春来，莫惜癫狂酒百杯。

第二担铜：铜雀台荒坠瓦空，高流磨墨写圆通。

第三担铜：铜仪一夜变葭灰，暖律还吹岭上梅。

三担铜里有文章与人生的三层境地。岭上梅比坡上梅风雅，翻山越岭，抬头见梅。抬头见梅如抬头见喜，大喜过望。游文昌孔庙，看见后院的庭树，心想该有两株梅，最好是老秀才手植。

过枳星门时，忽然有所感，折回去，又走了一次。枳星，灵星，即天田星，后人还说枳星是天镇星、文曲星、魁星。古人祭天，先祀灵星，祈愿五谷丰收。后人移用于孔庙，象征尊孔如同尊天，也或许希望文字之谷多收得三五斗。

文昌孔庙宋时所建，距今一千多年，倒立修补，也不知道几回。到底立住了，现今孔庙为木石结构，红墙绿瓦，古朴典雅，也简洁也庄重，置身其中，有肃穆感。肃穆就好，好文章的底色之一。

孔庙里有学宫书院，房舍高大。在屋子里站着，仿佛有往日的读书声，风声雨声都淡下去了。

去过很多孔庙，印象深的有永州宁远文庙，前几天刚游过临高孔庙。老家安庆府有桐城孔庙，多年前与友人同游过。桐城很久未去，桐城文章也很久没读过。偶尔有幸，吃到地道的桐城水芹，脆嫩爽口，清香且余味甘甜，放肉末或肉丁，又丰腴又清瘦。人生之美，不过文章饮食，饮食不空，文章不空。故地农夫心性，只将饮食为天下第一等要事，落喉入腹为实，余数皆空。

进得大成殿，拜了拜孔子，祈愿人生小满。人生小满即可，不必大成，小满即是大成啊。见一奇联，演义孔子事：

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空树孔，孔出空树空树空。

实在，孔子进也好出也罢，空树皆为空。

孔子在，在孔庙，更在后世万千读书人的心堂之庙。捻字为香：

第一炷香敬苍天。天道无私。
第二炷香敬厚土。土生万物。
第三炷香敬神圣。神圣日月。
第四炷香敬先祖。祖恩浩荡。



胡竹峰，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，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。

报人的另一种姿态——“三张一赵”之外的赵纯继

富晓春



1989年，赵纯继夫妇与赵超构等在中山陵合影。左起：束秋秋、李仲源、赵超构、张林虎、赵纯继、陈琴仙。（作者供图）

忙于繁琐的报业事务，他身后没能留下有影响的新闻力作，否则昔日誉满报坛的“三张一赵”，必定是“三张二赵”无疑。

何为合格的报人？窃以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甘于寂寞，勤勉有为；二是临危不惧，挺身而出。从赵纯继的身上，就能发现这两种难得的品质。1935年以后，他邀请左翼作家阳翰笙在《新民报》创办进步副刊《新园地》，为掩人（国民党特务）耳目，他主动将大名以主编的名义公之于众。在当年白色恐怖下的重庆，这将背负着多大的危险？这是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的。

作为一个职业报人，成名也罢，不成名也罢，他的职业生涯就摆在那里。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，赵纯继整整办了22年的报；在他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报人气质，他是一个被遗忘的真正报人。他虽不能像“三张一赵”那样为世人所知，但他却以另一种姿态屹立于这些报界大佬们的身后，默默无闻而又令人肃然起敬。

多年以前，我在处理赵超构藏书时，从书页间发现了一封赵纯继致赵超构的信函。当时我正在撰写《赵超构书信往事》，鉴于他们之间

的关系，我想赵纯继家属有可能存有赵超构的亲笔信，便给安庆一中的赵修灼老师写信。赵修灼是赵纯继的长女，当时她已经退休，但那封信还是收到了，赵氏家属推选三女婿钱昌祥先生与我联系。

钱昌祥滔滔不绝略显繁复的叙述，使我对赵纯继的报业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对其当年所处的境遇有了新的认识，感叹其为人至诚至善，心底平添一份由衷的敬重。在钱昌祥提供的赵纯继手书的材料中，我还发现了赵超构致赵纯继的短函。这封短简见证了“大赵小赵”不变的绵绵情谊。目前赵纯继的生平事迹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，这对于他是不公平的；他作为与张恨水、赵超构等同时代的报人，在中国报业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《新民报》的发展史上应该有属于他的位置。

安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、文人辈出的地方，“三张一赵”中的张恨水和张友鸾都是安庆人。张恨水1955年回乡，作有反映故乡变化的散文，后来又写了《潜山春节》组诗；张友鸾早年在安庆一中上过学，特殊时期里回乡探亲，还上赵纯继家做过客。赵纯继怎么也没想到，他最后会在张恨水、张友鸾的故土与他们“厮守”终老。

在追寻他们踪迹的过程中，我还结识了安庆文坛的两位良师益友：石楠先生和魏振强兄。我最早读到的石楠纪实著作是《张恨水传》，石楠先生不仅是我国传记领域的翘楚，她的画作也颇见功力。最近读钱昌祥先生发给我的材料还发现，原来石楠与赵纯继也有交谊，当年就是赵纯继的古道热肠，促成了她另一部传记著作《一代明星舒绣文》的顺利成书和出版。

魏振强老师自不必言，大碗喝酒的汉子，却心细如绣娘，笔端下的文字温润似涓涓细流。拙作《赵超构与旅居安庆的报人赵纯继》就是经他的手发表在《安庆晚报》上的，他们为宣扬安庆报人群像而不遗余力。在当下纸媒日渐衰退的趋势下，《安庆晚报》“月光城”副刊却勃发生机逆流而上，成为当下不可多见的“料地最足、干货最多”的“大副刊”（每周九个版），从中我仿佛看到了安庆人对传统报人文脉的传承与坚守。

赵超构、张恨水、张友鸾、张慧剑、浦熙修、陈铭德、赵纯继……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，但他们行走的背影却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发清晰、明亮、闪光。“其人虽已没，千载有余情。”缅怀往昔贤贤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将他们的行止和功绩尽可能地保留，使他们的精神长存、发扬光大。

竟然是鼎鼎大名的京杭大运河——第八天，从武汉到赤壁。第九天，从湖北赤壁到湖南岳阳。他每天在微信更新骑行日志，每天的道路自然是不同的，不同的风景，不同的上坡下坡，不同的人物，所有的遇见几乎都只会在他生命里出现一次。

他骑车过去，是相遇，也是告别。

时间久了，相遇和告别便渐渐混为一体了，仿佛所有的路都是一条，所有的风景都是一帧，所有的人物故事，其实都差不多。就连每天的际遇，也大多相似。无非是冒着酷暑不断往前骑车，挥汗如雨，筋疲力尽。无非是不断进入路边的小超市、加油站或小摊，买一瓶冰镇运动饮料或水或西瓜。无非是紧赶慢赶仍然得走夜路，一路经过满是大卡车的国道省道县道，或者荒无人烟的过道省道县道，并一次次引来群狗狂吠和追逐。

无非是眼看要到目的地了，仍然道路黢黑，不像是人烟聚集的地方，渐渐地，看到灯火了，最后一刻，灯火大亮，他的身体放松下来，几欲有热汗盈眶之感……尽管如此，每天仍然是不同的。

目的地还很远，路上艰辛，祝福他。

湛蓝，一腔通透，偶有洁白无瑕的云朵，做各种姿态，让人遐想不断。我随父亲走在自家的稻田，金色谷粒饱满圆润。父亲掐了一粒，尝了尝，面带喜色，“又香又甜，好米啊！”我也陶醉于眼前的稻色，一亩稻田千般喜悦，种田人，天养地养也自养。此时，一阵微风掠过，稻穗轻轻顿首，而风中的凉爽，沁入心脾。

处暑在乡村没有特殊的仪式感。东北平原的村落有时会在处暑这天拜谢土地公公，因为土地的润养才有了稻谷的丰收，所以，每家都要敬奉土地爷。有的村子喜欢放河灯。这些习俗在我幼年时经常见到，而今却很少有人这样做了。时代飞速发展，乡村的年轻人大都迁居入城，一些在乡村流行的传统习俗已然随着老人的离世而渐渐消弭，徒令人唏嘘。

“四时俱可喜，最好新秋时。”处暑后，一个新秋望日探身，一个清秋氤氲走行，秋色秋光俱佳，秋意一寸一寸伸展，于是，天地之间，清秋絮语不断，节持有度。因而，这秋被人们极为喜爱，百般留恋。

处暑来时，一个大美的秋天便散落于天地之间，秋天的清欢之味亦愈加浓厚。

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上·黄香》载：“（黄香）常独止宿台上，昼夜不离省闼，帝闻善之。”止宿就是住宿。古人用词讲究，止与住，区别不仅仅是字不同，义也不一样。止是一种境界，停止一切杂念。古代的客栈，讲究风水与风格。门前小溪潺潺，屋后松竹成片。微风习习时，有花儿随风招展。

商朝时的客栈叫客舍、客馆。秦汉叫驿传，宋代叫邸店，到了清朝，就演变成了客栈。

去一家客栈，要看门前有没有招牌。不论是“悦来客栈”，还是“吉顺”“福星”，都寓意来止宿的人旅途福顺。还要看下客栈有没有楹联，比如“孟尝君子店，千里客来接”，“近悦远来，宾至如归”。如果有，这样的客栈不会太差。

闲适时，可在《卢沟运河图》中的河流两边寻家客栈住上几天，那里离都市不远，也不近。白天临窗看河中运筏，晚听从西山吹来的风。若时间宽裕，就去河边垂钓，把钓来的鱼交与老板煎，煎了下酒。

可去明人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的泰山客店住一晚。“客棧至泰安州，不復敢以客店目之。”不知道我会不会被泰安客栈吓着，这不，张岱还没进店，先是“驴马槽房二三间”，又是“戏子寓二十余处”，再走过一片娱乐场所，才进了客店。

也想去杜甫《今夕行》中的咸阳客栈住几晚。“咸阳客舍一事无，相与博塞为欢娱。冯陵大叫呼五白，袒跣不肯成臠卢。”那家客栈肯定好玩，可以结交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，还可以玩掷骰子，定是有趣。

最好是去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客栈住上十天半月。有家客栈位于汴京城内CBD临街的两层小楼，二楼的客房里摆放着字画、屏风，还有八仙桌和交椅，舒适的床铺是少不了的。睡好了吃好了，就下楼去逛逛京城，甚好。

若想经济实惠又安全，“前面吃酒，后面宿客”，就去明朝关思《月夜行旅图》中的客栈住下。嫌贵，就去大车店子。这些大店多设于荒野，宿者也多多为驾车而来的远行者，自己动手做饭吃，这样也很安逸，吃什么口味自己做主。

我最喜欢的，当然是苏州扬州的客栈，那里才最江南。去苏州扬州寻一家客栈，站在门口的红柱前，细细打量一番，然后走到砖石墙壁前，看看壁上有无名家的字画。再绕院中央那口巨大的水缸转一圈，那样才会多多地“聚财”。穿过长长庭院，才能见到真正的江南园林，梅兰竹菊，花开满园，小桥流水，亭台楼阁。若在这样的客栈住下了一定舍不得离开。

当然，有些客栈没有高强的武功是不能轻易去住的，不论是金镶玉的龙门客栈，还是佟湘玉的同福客栈。这不，住店的不论是持剑侠客还是提刀好汉，也不论是穿布鞋的侠士还是穿官靴的兵痞，总会感觉在下一秒，众人一言不合便会打将起来，满屋刀光剑影、暗器乱飞，只剩下小二对新到的客人热情招呼道：“客官里面请，您是打尖还是住店？”

于是，很想约几个至交好友，一起去秋天的古代客栈里住几日。白天在清凉的小道上往来踱步，晚上在明亮的月光下品茶闲谈，听秋风下的树叶婆娑。若是性起，将茶换成酒，小木桌上添一碟油炸花生，一碟炸土豆片，一碟老坛泡菜，边喝酒，边天南地北闲扯，那一定很惬意。

